

錢穆賓四先生講學粹語

錢穆講述 刪改
葉龍筆錄 整理

弁言

余自五十年代中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時，受業於錢師賓四先生，逢有先生之講課或學術講演必作筆記，於授課之餘將先生所講筆記語意精闢者整理若干條，每次積成二十條左右時，輒寄予先生刪削斧正，先生或添加二三句，或整則刪去，或一字不易者亦有之，筆者並題以「講學粹語」為名，先生謙不願受。後因疏懶，未能繼續整理寄呈錢師批訂為憾。總計共得九十餘則。今錢先生遽歸道山，雖未明言公開刊行，然感於先生手改遺稿字字珠璣，具學術參考價值，倘不予公開亦有違先生「學術公開」素願。前「中央日報」副刊主編梅新先生欣然同意特闢「錢穆講學粹語」專欄，遂分「思想與學術」、「歷史」、「為學與做人」等項，由西曆一九九零年十月開始排日逐條刊登於中央日報「長河」副刊。今因香港方面讀者尚未得見，爰於本期《能仁學報》刊出，以饗讀者。

葉龍謹誌

二〇〇一年七月廿一日

歷史篇

一 學史者，當兼能著史、考史、評史。如司馬遷史記，對所播史料均加考據。如五帝本紀，如伯夷傳，如考信於六義

是也；亦有評史；如貨殖傳，對當時國家經濟政策即有評論。吾人讀史記時，當以兩種眼光注意其考史評史之處。至如司馬光資治通鑑，考史評史分為兩途益易見。宋人重論史；清人重考史；今日學者偏重論史，然亦有極濃重之論史意見，此不可不知也。

二 劉知幾評史記甚幼稚。

三 廿二史劄記一書，體裁甚佳。但今人讀之，似已不甚感興趣。余嘗思作新廿五史劄記，或宋史、明史札記等，此等工作，於後人極有用。

四 話說廿二史劄記非趙翼親作。李慈銘即持此說；余意不甚贊同。趙氏非考據家，乃一史學名家。趙著確有其精彩處。余之欣賞此書，以其人極有智慧，頗富哲學味，其詩可知。

五 讀歷史者，不當以現代人之觀念套來講古代史，亦不當以西洋歷史之固定型式套來講中國歷史。如將西洋之封建社會及神權社會裝進中國社會中，則非驢非馬矣。又如有人講中國古代神權政治時，則將當時儒、道、墨、法思想一筆勾銷，亦屬不智，故講歷史當實事求是，亦不必以迎合時代為貴。

六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講文化，其錯誤在以蘇俄為東方文化。至於拈出刺激與反應來講，此點亦不妥。湯恩比並主

張復興基督教，然吾人似不能依賴上帝來解決人類問題。

七 湯恩比講文化，只重西歐方面，而忽略了其他民族之文化，彼連對東歐及美國文化亦頗有偏歧之看法。

八 湯恩比之歷史學觀頗為淺見。彼收集第一次大戰之史料，鑑於大英帝國之沒落衰敗而深受刺激，彼亦深知今日世界中心在美蘇，而世人已唾棄西方文化，然彼不能對西方將來提出一中肯而可寶貴之意見來。

九 余寫國史大綱前，初欲做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體例，提出若干大題目，篇幅內容稍加擴大。治國史大綱書成，請呂思勉先生代校是書，又繆鳳林先生讀是書，指出余疏誤處凡二十條左右，余在川時，曾將繆評附刊書後，後始逐條改正。

十 寫史必須有體例。體有一定，例不拘常。如史記、漢書有儒林傳；東漢書則有文苑傳；至宋史另加道學傳，清人評為不當，非是。

十一 研究歷史不可忽略人，當知有五度空間。即在四度空間上再加進人的精神；至於第六度，則屬神的方面，然此已非史學觀點矣。

十二 研究歷史，不當專作考史功夫，須能評史；且更應能寫史。寫史體例方式，不必拘束於一途；能在寫史中，包括寫史論史，是為最上乘之法。

十三 今日西方史學家談歷史，均具悲觀色彩。研究中國史，如能講出中國人對前途不必悲觀之道理，始得稱佳。

十四 寫作歷史，後代史材料多而易作；古代材料少而難作。

十五 吾人寫史，如無人情味在內，如何令人讀之有可歌可泣之感？

十六 寫史不能專寫通史，斷代史仍有極偉大之價值。

十七 清儒章實齋提倡袁氏紀事本末體，是有其大見識處。資治通鑑固須讀，史記、漢書一類正史更須讀。若單讀紀事本末體，必嫌其單薄。余謂中國正史極偉大，尤以正史中之列傳為最。

思想與學術篇

一 欲考禮記成書之年代，有一方法，即將禮記拆散，就其四類再告細分，從而定其時代。余意禮記當出於孟荀之後。

二 講義理之學，不可一概避開考據不談。如姚際恆作禮記通論，將小戴禮四十九篇一一找出證據，是其精細處。此即義理與考據並重也。

三 論語中所論，並非及人生之起源與歸宿、意義與價值。其所論只是針對社會人生加進一份理想。孔子所希望者，即世間有一部份人，即所謂「士」者，來擔負此理想。孔子為之「士教」，而非宗教主，其不同於釋耶者在此。

四 陸賈新語無非喜說無為，但又不違背儒家。陸賈文中無疑存有道家意味，似將儒道兩家思想匯在一起。

五 講黃黎洲思想淵源，特須注意劉戡山，因兩人實有精神相通之點。此點唯章實齋說得最明白。

六 余最喜黎洲明儒學案之自序。

七 《說文解字詁林》一書中，並無義理可言。「訓詁明而後義理明」一語，非是。

八 故如肯定陸賈乃一儒家，頗有問題。秦漢以後之儒家變化極大，乃沿襲呂氏春秋之路而下，已雜揉融合有各家之思想。

九 近八百年來，學術上有程朱陸王之爭，有漢宋之爭，而所爭均以朱子為中心。陸王反朱子，然並未解及朱子之直面貌；漢學家反宋學反朱，亦未能說出朱子真相。黃黎洲、百家父子及全祖望三人完成宋元學案。然黎洲屬王學，其講述朱子便有所偏；全祖望亦偏於陸王，故宋元學案乃以陸王立場反朱子者。學者苟單從宋元學案來瞭解朱子，便難免有所偏。

十 學者如單從陸王研究理學，便不能瞭解朱子；然如本朱子立場來反對陸王，亦非是。蓋朱子講學在前，本不為反陸發也。又如站在朱子或陸王一邊來看宋學，亦不能得其全，學者不可不注意。

十一 苟能精讀一書，自能啟發自己之識見聰明。朱子教人首先讀大學；陽明開始亦讀大學；王心齋成學前無師友，平時只看大學一篇。

十二 王心齋乃自極窮約中體驗得人生之真締者。

十三 桐城派自居為得宋儒義理之傳。曾國藩師法桐城，其所謂人生大道理，均散見於其所作文章中。

十四 陽明講良知，並非講大學；劉蕺山講誠意，亦非講大學。我所謂講義理，不必兼講考據者在此。

十五 學者苟欲懂得王學，須先讀陽明年譜，不當先看傳習錄；陽明如不早死，可能有王學第四步，第五步之轉變。江右王門所講，甚有道理。

十六 學者如欲學陽明良知學，首當從自己日常生活悟起，空言無益。

十七 陽明之學非不可講，然其難普遍提倡。吾人苟欲研究陽明學問，須先瞭解其生活歷程。清儒講陽明學者，吾最喜李二曲。二曲著作亦多，如欲瞭解陽明，當先讀其年譜，再讀其詩文，繼而讀傳習錄，則能了知陽明一生及其學術精神所在矣。如李二曲書，亦當本此意旨尋之。

十八 義理之學之價值遠在考據之學之上，然求義理亦不能廢考據。

十九 講義理之學，各有各的講法；有程朱亦可有陸王；即一師之下，其從學者，亦可各有不同。如求見解之一致性，則義理不如史學；史學又不如訓詁考據之學易得一致。

二十 講黃黎洲思想淵源，特須注意劉戡山，因兩人實有精神相通之點。此點唯章實齋說得最明白。

廿一 近兩日胃疾，臥床讀崇禎時僧人釋梵華《逆言》，書中批評儒道各家如莊、老、孟子及宋明理學諸家，皆甚佳，

彼以佛經觀點批評儒道，唯不限於某宗，評得語語中肯，實為一讀通佛經及諸家學說之大哲通人。吾人如讀通中國書，以之評覈西方學說，亦無不可。

廿二 八股文巧妙處，在能扣準題目，正反均不離題；桐城派古文最大巧妙亦在此。

廿三 八股文有一特重之點，即全文均須切題，一字不可枝蔓；世有蔑視桐城派文者，以歸有光、方苞均為八股文名家故也。近人如章太炎最不屑桐城文，然其晚年主張為文須學桐城。因桐城派古文，凡作一題，必能扼要深入題旨，卻無枝蔓之病。

廿四 自歸熙甫而錢牧齋，而黃黎洲，文章一脈相傳，惜未有人講及。

廿五 顧亭林之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佔甚高地位。顧氏不主慕倣古人文章，但不反對向古人學習。蓋學習與慕倣有別。

廿六 陸賈新語無非喜說無為，但又不違背儒家。陸賈文中無疑存有道家意味，似將儒道兩家思想匯在一起。

廿七 講黃黎洲思想淵源，特須注意劉蕺山，因兩人實有精神相通之點。此點唯章實齋說得最明白。

為學與做人篇

- 一 大史學家亦可通哲學，反之亦然，不可界限太清楚。
- 二 開始學寫論文，不可太簡要，當詳細考訂辨論。
- 三 余平日喜讀古人年譜。猶憶余所看第一本年譜乃為錢竹汀之自著年譜。其學問著作均在四十以後，此層大堪激勵。
- 四 做學問須尋路脈，有師承。學者如自進修陳蘭甫、章實齋、顧習齋諸儒之書，再循此上溯，始不為轉轉於考據之業者所拘。
- 五 義理之學之價值遠在考據之學之上，然求義理亦不能廢考據。
- 六 講義理之學，各有各的講法；有程朱亦可有陸王；即一師之下，其從學者，亦可各有不同。如求見解之一致性，則義理不如史學；史學又不如訓詁考據之學易得一致。
- 七 中國人講道理簡單，講方法則不簡單。西方人反是。

八 今人讀書，不可不求甚解。蓋其目的乃在做一經師。

九 陳蘭甫嘗云：「儒者著書，眼光須及上下數百年」陳氏最服膺顧亭林，故能有此語。

十 余年輕時，尚不能全了解陳蘭甫之為學精神。惟服膺曾文正公書須從頭到尾逐部讀完之說。即如讀船山遺書、朱子語類大部書，均無一字遺漏。

十一 初做學問，當先以別人之學問為主。如此始有傳統師承。

十二 凡一著作，其參與凡例極重要，當先注意。

十三 古人做學問，乃將思想與歷史混在一起籠統來說；今人則為之分清界限，此亦可說為今人比古人進步處。

十四 任何學問，均須考據。然於微言大義，學術源流及正變得失之三者，實為首當注意之事。

十五 今日當重通才教育，教學者宜多讀書。寫論文只是一種寫作之訓練，而做學問則不宜專重此點。

十六 為文當有只寫一條或一小段之本領。細看日知錄、東熟讀書記等可悟。

十七 寫文章之大本領非在寫出部份，而在其未寫之處。其巧妙即在不可將欲言者全部說出；與題旨無關者更當攔置勿闡及。

十八 人須立志，志愈高，則其生活必愈嚴肅清苦，此種嚴肅清苦必可培育爾成才。

十九 研究詩經當用朱子詩集傳及朱子語類。

二十 吾人為學，如欲匯通中西，實無急切之法。其唯一之法，厥為先讀通中國書，再讀西方書，始能真了解，真匯通。

廿一 做學問當熟讀典籍，能背誦更佳。憶在抗戰期間，曾在重慶與徐炳昌先生同室而住，閒談間彼能背誦王船山讀通鑑論，余甚詫異。因彼為留法學生，詢之，知其乃少年時所熟讀。又有某友曾來燕京大學相訪，談次，彼能背誦左傳，皆朋輩中稀有也。

廿二 做學問固有不同之門戶，不同之研究領域。然絕不可有門戶之見。苟有門戶之見，便易輕視甚或排擠對方。研

究各種學問，固有不同之門路；然各種學問仍可相通。如史學可與哲學通，哲學可與文學通，文、史、哲可互通共濟。吾人固不否認今日研究學問各有不同之領域與門路，然若固執以為互不相通，則成為陋儒之見矣。

廿三 今人稱博士為洋八股；其實，博士不即是學者。如中進士，做翰林，亦非一定是學者。

廿四 學問中有士大夫之學，可對社會人生有貢獻；又一為博士之學，只在大學任教或寫書，此為一專門之學，其貢獻乃是間接的。

廿五 學問似有兩途從入，有憑空盤旋而入者；有得古人一語勤加鑽研深究而入者。

廿六 孔子所謂「士」乃有理想而能肩負道義之人，且不以惡衣惡食為恥；故云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

廿七 做學問必須知有一條路。此路乃為康有為所破壞，康氏不講義理而講經學。講經學，又是純為發表己見。吾人不可走康氏此路，而仍當講義理。

廿八 孔子之道，人人均可學；可有異同，然卻不可有門戶。

廿九 余自幼做學問無師授，引我入門者，乃自讀韓歐文始。

三十 做學問可訓練學做人。如做人功夫不夠，做學問則不易有成。總之，先須學做人。德性到某一階段，學問亦可到達某一階段。服善、虛心、積累及去除功利觀念，均為培養德性之要項。

卅一 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，亦是考據，祇所考疏略而已。故余謂考據之學不能無義理，義理之學不能無考據。又當諷誦文章，為學庶不致多有偏倚。

卅二 初學寫論文，題目宜小，且不可牽涉太廣。

卅三 寫論文當兼重義理與考據。

卅四 寫學術論文，切忌浮詞。

卅五 學者所極需，乃為先事多讀傳統性之大著作。

卅六 陳東塾謂為學可以有宗主，但不可有門戶之見；世有所謂截斷眾流之說。如謂堯、舜、禹、湯；文、武、周公、

孔、孟之道，迨孟子之死而不得其傳。今世持此單傳之淺見者，比比皆是。余喜前者而惡後說，蓋狹隘門戶陋見，非儒者為學之態度也。

卅七 做學問有兩大分野：一為從學不從人；一為從人不從學。兩者之間仍有東西口口之分別。（註）今日研究學問分類已細，但仍當有人來寫一部大的世界人類學術史。將來的大學者，必取精用宏，走向做大學問之道。（註：「東西」下有兩字，此句為賓四師所加，第二字不易辨認，似為「文化」兩字。）

卅八 孔子論學問，約之可有三途徑：一為歷史文獻之學，子夏子游是也；一為政治之學，此即行道淑世之學，子路子貢是也；一為修己立身之學，此即傳道待後之學，顏淵閔子騫是也。唐宋八家雖主文章，然其所抱修齊治平之道，亦已均在其中，實不出上述孔子之三途。初學讀古經籍，不如先讀姚鼐古文辭類纂較易得益。

卅九 今人研究學術，考據必不可少。且當知今人為學，考證已超清人之上，此點亦當注意。

四十 學者當虛心服善，尤不可文人相輕。尤以人文學者，更當虛心，更當服善。切不可學閔自居。做學問已達某一境界者，當抱老子所謂「知我者稀，斯我貴矣」之態度。亦即孔子所謂「知我者其天乎」之意。

四一 諸君如能詳讀史記、漢書，便能知余所著秦漢史如何取材，如何寫法，能將三書參互並讀，便可知寫史之法。

四二 做學問須有良師啟導，益友切磋，無師友乃人生一大苦事。

四三 靈感與詩意，有時於研究歷史亦大有幫助。

四四 做學問猶如經商。須謹慎，不邁大步，不使虧本。遇有機緣，亦可發財。人生最佳之訓練莫如做學問，人生最大之野心即在做學問。學問似有兩途從入，有憑空盤旋而入者；有得古人一語勤加鑽研深究而入者。

四五 清儒姚惜抱、戴東原均主張義理、考據、辭章，三者不可偏廢。此意甚是。余意講義理，亦不可撇棄考據。孔子嘗謂周禮吾能知之，殷禮則文獻不足。可見孔子亦講考據。